

盛夏的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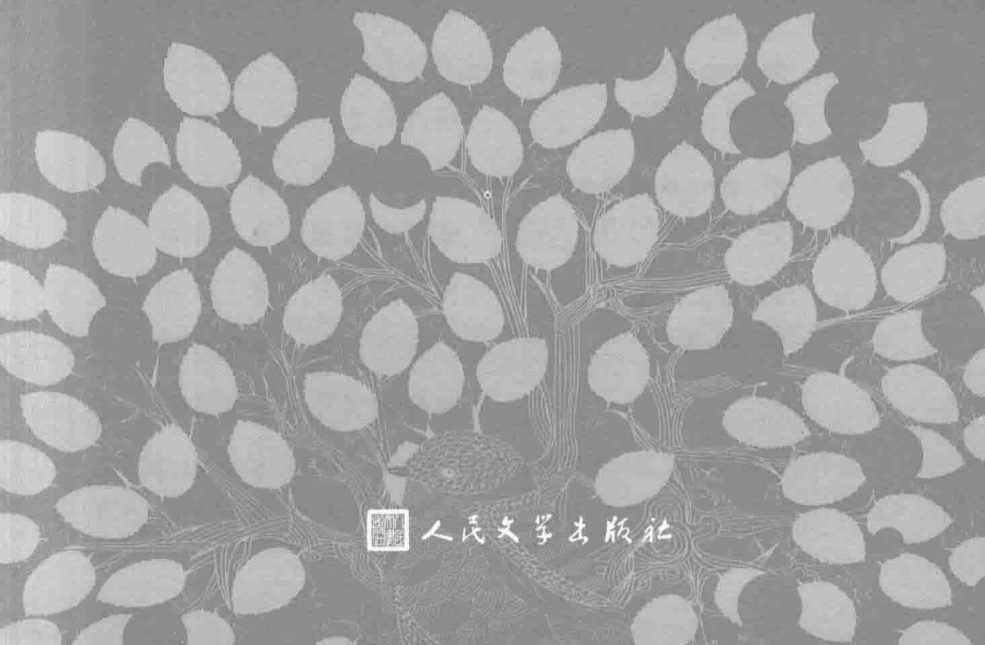
李维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盛夏的翅膀

李维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夏的翅膀/李维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310-9

I. ①盛… II. ①李… III. ①儿童故事—中国—当代 IV. ①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1097 号

责任编辑 王 晓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页 2

印 数 1—15026

版 次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310-9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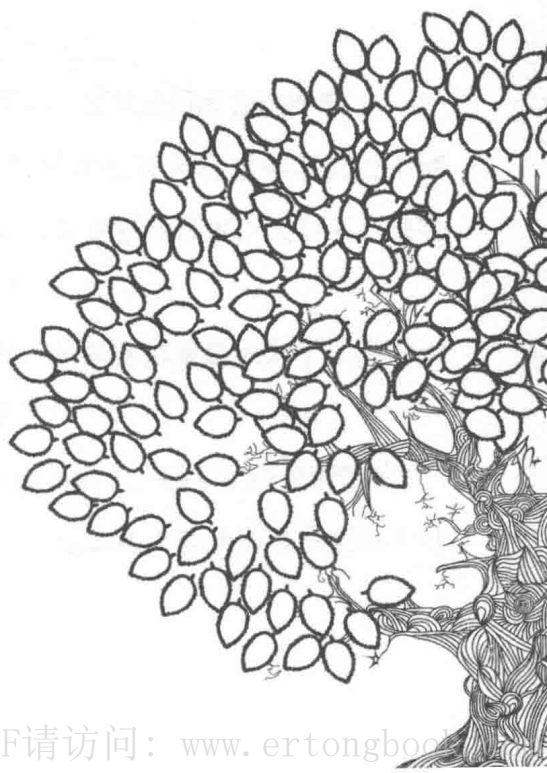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第一章	老龙树下的故事	001
第二章	母亲湖里的红鲤鱼	017
第三章	菌子飘香的季节	035
第四章	通宵达旦的救助	051
第五章	欢喜回归山林	065
第六章	春天的书包	089
第七章	湖畔的对话	101
第八章	竹笋尖上涂红泥	115
第九章	荞麦花开姐妹情	131
第十章	一个老兵的重托	153
第十一章	夏天的通知	167
第十二章	最后的叮嘱	183
第十三章	毕摩连夜奔跑	201
第十四章	龙竹节节高	221
第十五章	夏天的盛宴	235

第一章

老龙树下的故事





夏天的黄昏，总有一轮巨大的落日，在天边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把瑞湖照得软软的、温温的，蒸腾起缥缥缈缈的水汽，远处的蛤蟆山和近处的罗泊村在水波中有节奏地舞动，变换着虚幻不定的影子。

唯有村口那棵老龙树，像一柄绿色的擎天巨伞，清晰无比地撑在一片苍黄的土掌房前，撑在罗泊村人祖祖辈辈的心里，当然，也撑在少年艾乐的心里。

艾乐今天满十二岁了，他必须跟老龙树报告这件事。

老龙树到底有多老？连村里年纪最大的老毕摩也说不清楚。他今天说它三百岁，明后天又说它四百岁，大后天，没准会说它八百五十岁。

别人笑问他：“老毕摩啊，是老龙树岁数太老了，你讲不清楚，还是你太老了，记不清了？”

他反过来恼人：“我哪里记不清了？明明记得很清楚嘛！”

老龙树到底有多粗？阿爹说用他的十几条裤腰带也围不过



来，阿妈说用她纳一双鞋底的线连起来刚好够绕一圈。

艾乐心里责怪大人们说话不靠谱，便约了村里的小伙伴们手拉手去围老龙树的树干。说也奇怪，今天明明十二个人能围住，明天还是十二个人，竟又围不过来了——足足差了两拃半！后天更奇怪，十一个人就能围过来了。

是老龙树变大了，还是我们变小了？抑或是老龙树变小了，我们长大了？艾乐有些糊涂了。

“唉，可能只有老天爷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艾乐这么想。

罗泊村的人都这样，把说不清楚的事都交给老天爷，没有一个人会死缠蛮缠，钻牛角尖，这样，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简单多了。

很小的时候，艾乐的爷爷就千叮嘱万交代：老龙树是神树，只可敬，不可欺，不能爬上树。

村里没人敢爬上老龙树。

那年，一个不知情的外地人，擅自爬上老龙树掏蜂蜜，结果没到一半就掉下来，摔了个半死。之后，村里人就更没动过上树的念头。

老龙树被村里人敬为神树，逢年过节，村里人都会自觉地



敬奉神树。在小石头方桌上，摆好三杯茶水、三碗糯米饭、三盘水果。老人们对着它作揖磕头，围着它边转边说着很多祈福的话，并祈求老龙树保佑罗泊村，护佑村里人平安、健康、幸福。

老人们说，老龙树能听懂人的话，会显灵帮助人。村里人不能跟别人说的话，都可以跟老龙树说。

老龙树一年四季都青青翠翠，老龙树下的土掌房，永远苍苍黄黄，默默无语。

坐在那些被岁月磨得非常光滑的条石上，看着龙树脚那口大龙潭井中的一轮孤月，艾乐心中袭上一种莫名的孤苦和无助。

村里人对这口龙潭井一直心怀感恩。

好多年前，这一带连续两年大旱，七乡八镇的人渴得受不了，四处是嗓子干疼、嘴唇干裂的人。

唯有罗泊村的老龙树下，龙潭水依然汨汨地流个不停，泉水又清又甜。方圆十里的人都排着队来挑水。大家说罗泊村有的是神树、神井、神水。

罗泊村的龙井水救下了无数人的命。

这井水好喝，喝下去会发甜，村里人都来挑回家吃。

自此村里人对龙井倍加珍惜，后来，在龙井的下面，又挖掘了两口井，形成了著名的三眼井。

第一眼井的水主要是村里人喝，用来煮饭、做菜、烧开水，水满之后就会自然流进第二眼井。第二眼井的水主要用来洗菜、喂牲口，水澄清后自然流进第三眼井。第三眼井的水主要用来漂洗衣物，从第三眼井流出去的水就进了用来浇灌农作物的沟渠，可以说，每一滴水都得到了充分利用。

前几年，有一个老板想来买断龙井水，用来灌装矿泉水，开口就给村里二十万元。村里六个民族的族长在一起碰头商量后，一口就回绝了对方。族长们都说：“这是大地给罗泊村的恩赐，给再多的钱也不能卖。这是村里子孙的后福，卖了就会遭报应。”

老龙树依然枝繁叶茂，龙井水依然是村里人的。

今夜月色正好，伴着夏天凉爽的风。月亮高高挂在天上，不时有白云飘过，天蓝得人心痒，眼睛舒舒服服的。艾乐一大家人就团在土掌房上吃晚饭。陈旧的小方桌上，有一大钵洋芋酸汤，一碗炒苦菜，一碟腌菜和卤腐，今天还有一盘难以看到



肉末星子的腌菜炒肉，那是阿妈特意做的。

大嫂是回族，自个儿做了点饭菜，端个大碗，连饭带菜在旁边吃起来。

阿妈特意盛了一碗热腾腾的饭递给艾乐，饭堆得满满的，都快抵着鼻子了。

“吃完这碗饭，我的艾乐就长大一岁了。”阿妈笑咪咪地看着他。

艾乐大口吃着阿妈盛的饭，米饭特别香，那是家乡特有的香米饭，软软的很好入口，软软的很好下咽。

阿妈特意留了几分田，种上祖辈留下的香米。这种稻米产量很低，但是，阿妈说，老祖宗留下的种，收得再少，都要种，要把种传下去。阿妈喜欢吃香米饭的感觉，香米饭会让她想起小时候的生活。

艾乐吃着吃着，碗底就露出一个煮好的鸡蛋，阿妈已经把鸡蛋壳去掉了。看到又白又大的鸡蛋，艾乐抬头看看阿妈，阿妈正在偷着乐呢。

艾乐心里一下子暖暖的——原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自个儿倒是忘得一干二净。这是阿妈能给艾乐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平日，家里土鸡下的蛋，一家人都舍不得吃，要拎到街上去卖了，换回一些油盐酱醋。艾乐知道，阿妈是最爱他的。

阿妈不识字，但是，她牢牢地记得五个孩子的生日。阿妈只记农历，一天也不会差。每个孩子过生日，她都会蒸一个鸡蛋。

阿妈总是说：“孩子是阿妈身上的一坨肉，这坨肉，是阿妈舍了命到阎王爷那里抢回来的。”

阿妈生养五个子女，真不容易。阿爹说，阿妈生艾乐的时候，遇上了难产，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嗓子喊哑了，血也快流干了，阿爹流着泪跟医生说：“这娃娃不能要了，大人活着就行。”

阿妈死活不答应，拼着最后一口气生下了艾乐。阿妈像死掉一样，闭着眼睛四五天没睁眼。

小艾乐哇哇大哭，阿爹也跟着抹眼泪。没有吃的，眼看娃娃就要活不成了。

这时，村里三个正在哺乳期的母亲来到了艾乐家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撩起衣裳就给艾乐喂奶。她们是回族阿訇的大孙媳妇、哈尼老祖的小孙媳妇、拉祜族二大叔的儿媳妇。



艾乐像个饿极了的小老虎，鼓着小嘴使劲咂奶，女人们惊呼：“这个小馋狗，把奶头咂得生疼！”

她们轮番给艾乐喂奶，把艾乐喂得饱饱的。艾乐不哭了，甜甜地睡着了。

女人们说：“咱罗泊村，从古到今一只小狗都不会让它饿死，更何况一个娃娃呢。我们一个人给他喂一口，也要把娃娃喂大！”她们叽叽咕咕商量好时间，早上、中午、晚上分别过来，轮流给艾乐喂奶。

阿妈活过来了，但高烧把她烧得一滴奶水也不剩了。她拖着虚弱的身子，抱着艾乐来到老龙树下，祈求神灵赐给她一些乳汁养活这个娃娃。

阿妈呜呜地哭，艾乐哇哇地叫，惊动了七村八寨。人们都知道在罗泊村的老龙树下，有一个没奶吃的孩子。

或许是老龙树显灵了，或许是天下的母亲心都是相通的，村里的、村外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不知有多少个正在喂奶的母亲，自觉自愿地到老龙树下喂这个孩子吃奶。

一开始，有时人多有时人少，有些混乱，但母亲们很快就自己排好队：你今天来，我明天来，她后天来；早上哈尼阿妈

来来，中午白族阿妈，晚上傣族阿妈来……

艾乐就这样在老龙树下，吃着这“百家奶”长大了。

奶水是母亲营养的精华，艾乐吃着“百家奶”长大，自然也汲取了百家的精华，所以，艾乐从小读书就特别厉害，这十里八乡，没有一个超得过他。

一转眼，艾乐已经过十二岁生日了。

艾乐看着阿妈给的鸡蛋，看看哥哥姐姐就着腌菜、卤腐下饭，眼泪一下子噙满眼眶。

“过生日不兴哭的，哭了明年就不好了。”阿妈弯腰帮艾乐擦去泪水。

阿妈一低头，艾乐就看到了阿妈后脖颈上那坨鸡蛋大的硬块，他知道，那是肿瘤。学校那个唱歌很好听的翠英老师，就是被这种叫肿瘤的硬块送去了天上。

家里人多次催促阿妈去医院看病，阿妈总是说：“不碍事，不疼不痒的，不去理它。”一直就这么拖着。

早上，艾乐在院子里给阿妈梳头，看到阿妈脖子上的硬块还在长大，已经比鸡蛋还要大了，硬硬的，像湖岸边的硬石头。



艾乐眼睛一阵发酸，心都要碎了。艾乐知道，阿妈舍不得花钱，她一直忍着疼痛不去医院治疗，就是为了给家里省钱。

艾乐把碗底的鸡蛋扒拉出来，用筷子夹到阿妈嘴边说：“阿妈，这个鸡蛋你吃吧。吃鸡蛋补身体，吃了鸡蛋你脖子上的硬包包就会消掉的。”

阿妈笑着说：“我的憨儿子啊，鸡蛋怎么能消硬块呢？阿妈不要紧的，等忙闲一些，我去找你回族阿訇老祖要点草药包包就会好的。”

艾乐的眼眶一下就潮湿了。阿妈把鸡蛋接过来，一边喂到艾乐嘴里，一边说：“小娃娃吃鸡蛋，快长快大！”

艾乐流着泪水，三口两口把鸡蛋吞了下去，匆匆跑出了家门，一口气冲到了瑞湖边。

太阳即将西下，把最后的余晖洒在湖面上，瑞湖像刚装扮好的新娘，变得光彩夺目，更加美丽。

湖面上，两只褐色的小野鸭在尽情地嬉闹。一只向水里深潜下去，好一会儿才在很远的地方露出头来。另一只也不甘示弱，朝水里深扎一个猛子，在更远的地方浮出水面。它们好像

在暗中较劲，看谁潜得深，在水下游得远。

艾乐无心欣赏美景，他像在和谁赌气一般，抓起一捧小石块，一个接一个，狠狠地朝湖里扔去，石子擦着水面打了几个趑趄便消失在远处，惊得两只小野鸭扑棱棱扇着翅膀，惊慌失措地逃向湖的深处。

一直扔到手臂发酸发麻，艾乐才一屁股坐下来。“唉，要是能把阿妈脖子上那块硬疙瘩像扔石子一样扔掉就好了。”艾乐呆呆地看着湖面想。

眼下正是初考复习的关键时期，是初考的冲刺阶段。班主任张老师每天上课前必定要说的一句话就是：今天懒一分，考试掉十分。然后，还特意用眼睛朝艾乐“抡”一眼，好像是说：好小子，看你的了。

这一眼，重如千斤，艾乐偷偷地称之为“千斤眼”，可他并没感到压力，反而有些沾沾自喜、有些陶醉。

那是一种信任的目光，也是一种鼓励的目光，小飞脚、大嘴、莫尼他们多想得到这种目光啊，可是，张老师一次也没这样看过他们一眼。

艾乐晓得，张老师对自己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张老师常



说，在罗泊村，从来没有人考取过大山以外的学校，要有，就是艾乐。

在今天以前，艾乐曾为这句话欢欣鼓舞，可是现在，艾乐觉得这句话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不假。艾乐算了一笔账，如果他去参加初考，考取初中继续上学，家里就要增加一笔很大的开支，家里的负担会更重，阿妈的病就更没钱医治了。阿妈生他养他，辛苦了一辈子，年纪大了还要遭这样的罪。他需要阿妈，他离不开阿妈，他希望早点治好阿妈的病，他需要阿妈长长久久陪着他。

刚刚被艾乐撵到远处的小野鸭，看着湖边这个少年安安静静地垂头坐在湖边不动，便大着胆子慢慢游过来，在他的面前忽而转圈，忽而潜水，自由自在地闹起来了。

看着小野鸭那样自由、快乐，艾乐更觉得自己心里是那样无助和孤独。他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泥草，一边踢着路上的土坷垃，一边往村口的老龙树走去，最后能帮他的，也许只有老龙树了。

天色已经渐暗，家家户户透露出暖暖的橘色灯光。在老龙